

唐君毅著

人生之體驗

中華書局印行

唐君毅著

人生之體驗

中華書局印行

自序

(一) 本書原名人生之路，其十部分爲三編。以三編各自獨立發表，故易其名。本編原爲第一編今易名人生之體驗。第二編擬名道德自我之建立第三編擬名物質生命與心，唯二三編付印與否尙有待。

(二) 本書重直陳人生理想。于中西先哲之說，雖多所採擇，然融裁在我，故絕去徵引。稱心而談，期于言皆有指，可以反驗諸身；故一義之立，多無論證。

(三) 本書立義無論證亦無外表之形式系統，唯各部義蘊交流互貫，中心思想即透露文中。故無綱目式之結論，可供人之把握。今爲使讀者易于悟會其中心思想之所在，姑設計下列數問，隨意作答。雖有近于游戲，然全書歸趣，亦可因此而見。

何謂人？今藉孔子一語答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復藉尼采一語答曰：「人是須自己超越的」。

何謂生？今藉陳白沙弟子謝勣一詩答曰：「生從何處來？化從何處去？化化與生生，便是真立處」。

人生之本在心，何謂心？今藉朱子一詩答曰：「此身有物宰其中，虛澈靈臺萬境融。斂自至微充至大，寂然不動感而通」。

何謂人生之路？今藉陳放翁之詩答曰：「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復藉秦少游一詩答曰：「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

何謂人生之價值？今藉王安石詩答曰：「豈無他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茲始」。復藉忘名之某詩人之詩答曰：「不是一番寒澈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何謂理想之人格？今藉陸象山一詩答曰：「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何謂理想之人格之歸宿？今慈近人梁任公一詩答曰：「世界有窮願無盡，海天寥闊立多時。」

(四) 關於本書寫作之形式之所以如此，著者亦有數語聊以解嘲之答復。

本書何以分許多部而似不相統屬？今藉蘇東坡一詩解嘲曰：「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看山各不同。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本書各部義蘊之交流互貫處何以不先指出？今藉王維詩解嘲曰：「玩奇不耗遠，因以緣源窮。遙愛林木秀，初疑路不同。焉知清流轉，偶與前山通。」

本書何以不用最確切的語言表達真理？今藉歌德二語解嘲曰：「真理似乎是把光不但放射于一方面而也放射于多方面的金鑽石般的東西。」「只有不確切的才是富于創生性的」(Only the Inadequate is Productive)

本書何以說許多話有意的不說到盡頭處？今藉歌德一語省略數字變其原意解嘲曰：「我們把高級的原理人只應該在有益于世間的範圍內說出，其餘的我們應該藏在心裏。但是它們會和隱藏了的太陽之柔和的光明一樣……廣佈他們的光輝吧。」

(五) 此書之成，吾當感謝吾之師友及吾家中之人。若非自彼等人格中發現種種可貴之品性，則吾對人生之體驗必貧乏至不堪言狀。舍妹至中尤為一天生之真慧篤厚純潔超脫之人，吾之本書各部多均先經其閱讀認可吾乃有自信。友人李源澄李確甫兩先生及舍妹恽季最先讀第一部周輔成牟宗三先生最先讀第二部；饒子厚先生最先讀第四部。方東美熊十力何兆清三先生最先讀附錄心理道頌均有所指正或鼓勵，是所不忘。宗白華先生首將此稿第一二部，發表于學燈有所見教今復允與重印並所心感。

唐君毅三十三年五月廿日于重慶中央大學柏樹村。

本書承中華書局願與出版以後，偶與金兆梓先生談及。他希望我作一附文說明本書之思想背景。本書所融攝之各家思想，最好開一書目于後。在金先生意，也許是因覺此書對於人生哲學上之其他學說，無所討論，且絕去徵引，會使讀者覺此書好似一從天而降四顧無依的東西，無法將此書在著作界安排一適當之地位。金先生之好意我很了解。所以我願寫一篇導言，說明此書之寫作的經過，並舉出一些我喜歡的談人生問題之書，也許可以幫助讀者在精神上走過此書之內部，並知此書之所以作。

我首要說明的是此書之寫作，根本上不是要想提出一種人生哲學上之學說，也不是在宣揚那一派之人生哲學的學說。一切提倡或宣揚一種學說的人生哲學著作之寫作時都有一種與他人之不同學說相對抗的意識。但是我在寫此書時，根本無與任何不同學說相對抗的意識。我寫時根本莫有想着任何與此書之思想或同或異之思想。這原因很簡單，即我之寫此書根本不是爲人寫的，而是爲己寫的。所謂爲己也不是想整理自己的思想，將所接受融攝之思想凝結之于此書。只是自己在生活上常有煩憂，極難有心安理得天清地寧的景象。雖然自己時時都在激勵自己責備自己，但是犯了的過失總是再犯，過去的煩惱總會再來。于是在自己對自己失去主宰力時，便把我由純粹的思辯中所了解的一些道理，與偶然所悟會到的一些意境，自靈臺中拖出來寫成文字，爲的使我再看時她們可更沉入我內在之自我，使我精神更能向上自過失煩惱中解救。一部不能解救我，便寫第二部。在寫時或以後再看時，我精神上總可感到一種憤發，便這樣一部一部的寫下去了。在寫任一部時可說都是心中先有一朦朧的理境，任其自然的展開，但我並不想把此理境展開表露至我能展開表露的清晰程度。我有意的使餘意未伸，我不在文字中窮竭那降臨于我的理境之一切意義，但不走到此理境之邊緣。我在文字中讓懸霧籠罩着此理境之邊緣，爲的使寫出的文字更富于暗示性誘

導性，使我自己再看時精神更易升入此理境中去。這都是表示我之寫此書是爲己而非爲人。所以此書的大半都已寫成好幾年，近的也在二年前。雖然有一部份曾在刊物發表，然而全部合起來發表直到最近才真決定。

我之所以要全部合起來發表，當然一方面是因所會發表之一部份有許多人稱許，使我覺得此書對人也可有益。但是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己看看這些文字，我覺我以後未必能再以同樣的心境去寫同樣的文字。我以後可能要寫些比較更當行的系統著述，用論證來成立我思想上之信仰，並討論到與其他派思想之異同。但是那樣寫成的著作之價值，是否即高于此書，我現在不能說。直到現在我是實愛我寫此書各部時之心境的。

我寫此書各部時之心境各不相同。大體都是如上所說出於解救自己之煩惱過失的動機。而想使自己之精神沉入一理境中去。然而我雖是出於解救過失之動機而寫此書各部，然在寫時却無與煩惱過失爭扎奮鬥之情調。此時，我心靈是平靜的超脫的，我是站在我自己煩惱過失之外來靜觀我自己。這居于靜觀地位的我，好似一上下無依迥然獨在的幽靈。這幽靈一方面上開天門，使理境下降；一方俯瞰塵寰，對我自己與一切現實存在的人，時而不勝其同情惻惻，時又不勝其虔敬禮讚。所以寫作時常常感觸一種柔情之忐忑，忍不住流感動之淚。記得史震林在西青散記中有幾句話：「嗟君何感慨，一柱不可擎。仰視碧落，俯念蒼生。情脈念痕，不知所始。醉今夢古，慧死頑生。淡在喜中，濃出愁外」。我之寫此書便可謂常是在此種有所感慨的心境情調之下寫的。即在此心境情調下，我便自然超拔于一切煩惱過失之外，而感到一種精神的上升。雖然此種理境之降臨于我，不能到最深之程度，常常總是稍縱即逝，我的文字拙劣，更根本不能表達此種降臨于我之心境情調于萬一；然而我曾有此種心境情調來寫此書之各部是確實的。這種心境情調本身我認爲是可寶愛的，所以我應實愛由此而成之文字。

以下當說到我所喜愛之人生哲學書。我之所以只說我之所喜愛而不說我所寫出的與它們之關係，是因為我根本上不會細細想我受他們之影響至何程度。因我所能融攝的思想已成我之血肉，要我學哪吒之析肉還母，剔骨還父，

只留下我赤裸裸的靈魂是相當困難。而且我所喜愛的未必即我所能融攝的，至少不必是我在此書中所會融攝的。所以以下只說我所喜愛的人生哲學書。客觀的讀者自可由我之所喜愛而知我心之所嚮往，因而能自然分析出那些是我所會融攝的，那些是多多少少受它們影響的；而我亦可藉此以表示我對它們之敬意，將這一些著作重介於他人之前。因為我之此書之價值，亦不過只配作這許多偉作之導言。

大體上來說，愈是現代的人生哲學之著作，我喜歡的愈少。現代許多人生哲學道德學之著作，大都是綱目排列得整整齊齊，一派一派之學說依次敘述，一條一條的論證依次羅列。這一種著作我以為除了幫助我在大學中教課或清晰一些人生哲學道德學的觀念外，無多價值。這種著作只能與人以知識不能與人以啓示，透露不出著者心靈深處的消息。而且太機械的系統徒足以窒息讀者之精神的呼吸，引起與之對抗去重建系統的好勝心。這一種著作方式在現在之時代自有不得已而須採取之理由，然而我不喜歡。我對愈早之人生哲學之著作，愈喜歡。我喜歡中國之六經，希伯來之新舊約，印度之吠陀、希臘哲學家如 Pythagoras Heraclitus 等之零碎的箴言。我喜歡那些著作，不是他們已全道盡人生的真理；我喜歡留下那些語言文字的人的心境與精神，氣象與胸襟。那些人生於混沌鑿破未久的時代，洪荒太古之氣息還保留於他們之精神中。他們在天蒼蒼野茫茫之世界中，忽然靈光閃動，放出智慧之火，留下千古名言。他們在才鑿破的混沌中建立精神的根基，他們開始面對宇宙人生之發出聲音。在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之心境下，自然有一種莽莽蒼蒼的氣象，高遠博大的胸襟。他們之留下語言文字，都出心之所不容已，自然真率厚重，力引千鈞。他們以智慧之光去開始照耀混沌，如黑夜電光之初在雲際閃動，曲折參差，似不遵照邏輯秩序。然雷隨電起，隆隆之聲震動全宇，使人夢中驚醒對天際而肅然，神爲之凝，思爲之深。這是我最喜歡上列之原始典籍之理由。

上段是籠統的說我不喜歡現代之人生哲學之著作，而對愈古之哲學著作愈喜歡，最喜歡原始典籍中之哲學思

想。以下我將分別就西洋印度中國方面說我所喜歡之人生哲學著作。

除希臘之最早之哲學家所留下零碎語錄，在西洋方面之人生哲學著作自然以柏拉圖對話集中之若干篇如 *Symposium* *Phaedrus* 等爲最能啓示人以哲學上之智慧。柏拉圖之對話集之作法，恆先述聚談緣起，由實際生活中之問題以引入哲學問題，由事顯理，即理導情。其啓示人生真諦皆用辨證歷程，層層展示，由近及遠，由低及高，使人超離凡俗歸化神明。文中主客對辯，博譬曲喻，妙趣環生，終恆歸于主客忘形，相悅以解。其靈思之富，如泉之湧，往復相應，如常山蛇。其歌頌美愛至善之價值，終于窮于讚嘆。柏氏之著將永爲西洋哲學智慧之源泉，亦將永爲西洋哲學知慧之高峯。我雖未能歸宗柏氏，然此不礙于我對柏拉圖著作之中心喜悅。

柏拉圖以後之亞里士多德之倫理學，自爲治人生哲學倫理學者無不曾讀之書。亞氏之倫理學自較柏氏之主張更切近人生，在許多問題上亞氏之答案更爲圓融中正。然亞氏之爲人爲一散文式的，其論道德學亦如其論形而上學邏輯學自然哲學，徒以冷靜之理智自外分析幸福：德目，至善之問題。故其文字少情味，可謂爲科學的倫理學之始祖。

亞里士多德以後之希臘哲學著作，我看的不多。但如伊辟鳩魯及伊辟克特塔氏 *Epictetus* 等，雖心量不免于局促，然其恬然自安，專求精神之寧靜之人生態度，實至可寶貴。他們之著作雖無亞氏系統之博大，然彼等無理智上之野心與好勝心，唯務樸實說理，故其言警闢精透。無論我們對其所說是否贊成，讀之皆可有所感發。

至于新柏拉圖派創始者之柏魯提諾尤爲柏氏以後對人生問題有最親切之把握之一人。柏魯提諾醉心神境，仰讀天光。雖以其教授生涯著作頗多，且重以論證引導凡愚，然其精神所寄決然在文字思辨之外。彼謂最高之哲學語言，皆只有消極之引導功用，此正同所謂「渡河須用筏到岸便離船」。若非上智，安能解此。其所著作，慧根應讀。至于西洋近代之人生哲學道德學之著作，我最不喜歡的是霍布士邊沁彌耳之著作。其功利主義之立場，根本與

我衝突。此外如英國之直覺主義者如沙夫特貝勒 Shaftesbury 齊生 Hutcheson 布特勒 Butler 卡德溫司 Cadwallader More 克拉克 Clark 等之思想，我雖比較同情，但我並未看多少。而且我總覺彼等之學究氣太重，我對之無多好感。培根之散文集，其中論人生問題多出其親切之體驗，且輾轉入裏，我所讚許。但其意境，實甚平庸。循其所言以立身行己，可以爲幸福之善人，然不足以語于精神之上升。如願求人生思想于近代英國，與其求之進于近代英國之哲學，遠不如求之于近代英國之文學，如莎士比亞、古律芮已，華茨華斯，卡萊爾著作之中。其中卡萊爾之英雄與英雄崇拜及 *Sartor Resartus* 二書，實近代英國之第一流人生哲學之著作。卡萊爾之精神，真心直，凌厲無前。其英雄與英雄崇拜一書，讚美古之聖哲，出于衷心仰服，夾敘夾議，其人生哲學即透露于中。後一書先述其精神奮鬥過程，終于直接發揮其人生哲學。一語一字皆從肺腑中流出，其對理想之嚮往，處處足以廉頑立懦。近代英國之道德哲學家與之相比，真如侏儒之于巨人。

至于法國方面 *Descartes* 之思想 (*Discourse*) 一書，雖通過是零篇斷語，然實一最富啓示性人生哲學著作。*Descartes* 處于宗教真理與科學真理衝突之際，既渴求神聖之境界，又喜刻劃自然之數理。既棲神于超時空之天國，又戰慄于科學所示之現實時空之無窮。踟躕于天地之間，徬徨于真理之途，四顧無依，左右失據，淒涼寂寞，自毀其身。然其心志，則至柔而至剛，自願爲衝突之真理之戰場，死而無悔。故其所留之文字雖以是而不免于矛盾，然點點皆爲追慕真理而流之血淚。其文約，其旨遠，其矛盾處皆足使人深思，可謂賢矣。

至于荷蘭之哲學家，如斯賓諾薩之倫理學，自亦爲一切治倫理學者必讀之書。此書之思想處處依照嚴密之論理以進行，其幾何學式之文體可謂極機械之能事。彼之自覺的求倫理學著作之嚴格科學化，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斯氏，真有智慧人也，其文字體裁如是，其時代爲之，蓋亦有所不得已。斯氏逃避世外，絕去一切名利恭敬之尋求，以真理爲唯一之善。其心靈瑩潔無瑕，泊然絕累，靜觀萬物，游心於永恆無限之神境。故其著作雖極機械

SWT/562/09

之龍事，猶另有一天清地寧之景象，透露於文字之外。其書雖初讀之際，覺極枯重，然讀至最後一部，得其歸旨，則頓覺桎梏盡去，有身心洒然之樂。充理智之量以達於超理智之境，吾於斯氏見之。

近代西洋之人生哲學道德學之著作英法實非德比。德國之道德哲學之著作自當首推康德之實踐理性批判及道德之玄學基礎二書。康德嚴肅拘謹而富於虔敬之情緒之人。其提出無上命令與條件命令之在西洋道德哲學史上有劃時代之意義，從此而劃定理想主義與功利主義道德哲學之分水嶺。慧眼如斯，真可千古。其在道德生活上之真實體驗亦往往透露文中，使人感發。然康德之形式主義，非我所能同情。我對彼之估價，不及我對非希特估價之高。

康德嚴肅而拘謹，非希特熱烈而真摯。康德終身生活限于學校，非希特則貢獻其精神于國家。康德之哲學之形式主義賴非希特而充實其內容。非希特論我與非我精神與自然之所以相對而存在，由于正面之必賴反面以益成其正面，實頗撲不破之真理。非希特之倫理學體系一著，亦務化倫理學為嚴整之演繹系統，其中心觀念雖賴此書而精確表達；然我所最愛者則其一般之道德論文。如人之天職論一書，以對辯體裁發揮其人生哲學上之信念，鞭辟以入裏，鼓舞以盡神，實深入淺出之偉作。

黑格耳之哲學宏納衆流，吞吐百川，可謂近代哲學界之怪傑。我受其影響至大。然我殊不喜其為人之倨傲態度。彼以絕對精神實現於德國，與其自己之哲學，可謂妄誕已極。其思想之斧鑿痕太顯露，彼蓋根本尚未達使其思想與生活融合之境界，彼抑根本不求此。故彼對哲學之受用，實不及非希特。其著作我最愛者為其精神現象學。此書我在十年前曾以八日自晨至晚之功讀完一次，以後竟無重讀之時。此書畢竟是一撼動人心之偉作，少年黑格耳之浪漫精神與豐富之智慧，充塞文中。彼依一條順辦證法而發展的思想之線，去對人類精神生活之由低至高之不同境界作一巡禮，處處是山窮水盡，處處是柳暗花明，實無異描述人類精神發展之詩劇。

與黑格耳對敵之叔本華之哲學著作，其長處實是在談人生。叔本華雖然莫有黑格耳那樣雄偉的氣魄與嚴刻的

思辯力，然而叔本華之思想則比黑格耳純熟得多。文章流利自然，不似黑格耳之裝腔作態。他的思想與生活未全融合，亦如黑格耳耳。然叔本華是有二重人格的人。他一方面儘管是一凡人，然而至少在他寫哲學著作時他是真能從他之自我解放出來的。所以其著作中有一種清明朗澈的氣象，不像黑格耳處處帶有一種我慢來著書，不免晦闇氣。叔本華在世界如觀念與意志及其他短文，如悲觀論集等中，其論人生之可悲一面，可謂深入現實人生之核心，使人振觸無邊。其論科學哲學藝術道德宗教之意義，均根于極深之慧眼。其著作深入淺出，使人愛不忍釋手。

歌德與席勒都是德國文學家，然而他們之文學著作都可說是自覺的為表現他們之人生思想而著。除了他們之純粹文學著作不說，歌德之談話錄便是想解人生者必讀之書。歌德生活豐富，彼對人生之認識皆從其新妍活潑之生活中體驗出來。在其談話錄中可以發現一粒粒的金鑽石式之言論。此一粒粒金鑽石之言論雖然散見各處不相統攝，然而其光芒互相映射，使我們但覺一片柔輝，撲來人面。

歌德與席勒比較，當然歌德氣象更闊大。歌德是長江大河，席勒便只是碧湖清澗。然而碧湖清澗比長江大河更優美。歌德還有塵世氣，席勒之人格則純粹如精金美玉。席勒的美學書札與論文，論美即論善。其論美以人格美為歸宿，人格美即善。其論人格之美如論風度論崇高，都是道德哲學上的無價之寶，任何人所應當讀的。

至于尼采當然是一近代之人生哲學上的天才。其對人生體驗之豐富，恐怕西洋許多哲人都須在其前低首。尼采是近代哲學傳統外之人物。其聲音來自荒野，來自山頂，來自海邊，他是野人。但正因其是野人，所以能獨往獨來，絕去一切傳統文化學術羈絆。他的著作，都在極端寂寞中所作。他為自己與自己之寂寞戰爭，然後寫作。當世無一人了解他，他只合永遠自己用語言來填滿他自己與無限間的虛空。他不信舊宗教而又企慕超人；鄙棄人間而深心熱愛人類。他是有一不可解救的精神矛盾的人，故終于寂寞瘋狂而死。矛盾把他自己精神分裂，使他之心靈的光輝向四方投映，由此而體驗到他自己精神上各方面的祈求與嚮往，寫成數十部無系統的語錄式的著作。他根本厭惡系統，

因其思想太豐富，不能桎梏于任一機械之系統之中。他是一荒野的人，其思想之生出亦如野地草木之發生，蔓延四處，參差不齊。讀他的著作自然不如讀一般哲學著作那樣舒服。讀後者如游近代之公園，一切草木都剪伐得整齊齊，然天趣毫無。而讀尼采式之著作，則如到了未經人工雕斲的自然界，無盡的生命力自豐林茂草中不可測的表現着，使人覺與宇宙之原始生命力接觸。尼采的著作太多，我亦未讀多少。就我讀的來說，*Ecce Homo* 與悲劇之誕生最應先讀。查拉圖斯圖拉一書之許多地方我不能知其真意所在，但我仍喜之。此外我喜歡快樂的智慧，善惡之彼岸。權力之意志一書，我不喜歡——雖然權力之意志為其思想之中心觀念。尼采之書充滿啓發性激厲性，文字剛健有力如寸寸之鐵。我敬愛他欣賞他之為人與著作，但是我絕對不能學他。其精神太緊張煙火氣太盛，偏見太深，他的著作使我呼吸急迫。除了在正讀他書之時我可以欣賞他以外，我只要放下他的書，便回到我自己，絕不願他之精神感染我。如果我與尼采同時又與他相識，他希望我能贊成他之主張以對他寂寞的靈魂有所安慰與同情，我要明白的同他說：「我不能贊成你所說之一切，我對你最大的安慰與同情只是我了解你是一寂寞的靈魂。」好在尼采以其高貴的性格，他根本不屑于受他人之安慰與同情。他所尊敬的人是配與他為敵的人。尼采本不需要信徒，我們也不必作他的信徒。

除了尼采以外在近代丹麥還有一孤獨的靈魂，即基爾卡葛德 *Kierkegaard*。這人的著作，我未直接看過，只看過一二本介紹他思想的書。他是一真正要尋求他最深的自我的偉大人格。他不似尼采之反對宗教，而迫切于要求真正的宗教。他不似尼采之將自己精神向四方分發，而是要努力使精神自己集中于最深遠的所在。他有最強烈的道德意識，尤其懺悔之意識。他一生之在祈求嚮往中與尼采無異，但所祈求與嚮往者不同。我對其思想之愛好過于尼采，可是我未讀他許多書，只讀一些節錄的文字。我對之不能多說，但是我望人得着他的書，便讀。

至于現代的西洋人生哲學著作，在美國方面 *Boyd* 的世界與個體雖是形而上學的書，但其書第二本對於人生

之啓示至爲廣遠。我所愛的他之著作是「近代西洋哲學精神」，一此書雖是一哲學史之著作，然其論近代西洋哲學精神，卽論近代西洋各大哲之精神境界，實可視作一人生哲學書讀。至于其專論人生哲學之忠之哲學，則嫌通俗。詹姆士在美國哲學界是一活潑生動的思想家，我最喜歡的是其宗教經驗之種種。此書搜集古今關於宗教經驗之記載材料極爲豐富，彼由此以分析出宗教經驗之特質。此雖是限于論宗教經驗之書，然宗教經驗乃人生經驗中最可貴者之一種，詹氏文字無不流暢清楚，此書實值一讀。此外其談人生之零篇文字及實用主義等書，雖流行，實膚淺，到不如讀其心理學原理一書。因此書描述心理學如描述人生。至于杜威氏之倫理學是教科書，杜威文字拙劣，理境也不高，只是其思想比詹姆士謹嚴而已。在英國方面Green的書雖多被人作教科書，然實有深厚的精神背景之作。勃拉得雷 F. H. Bradley 乃有真正哲學洞識之人。其倫理學研究雖是零篇論文，且徒事分析與辯論，然語必歸宗于其對道德哲學之洞識實值一讀。至如頗負一時盛名之實在論者如 G. E. Moor, C. D. Broad 之倫理學著作，則除清晰倫理學之概念之邏輯意義外，一無足取。羅素到底比他們高，以其有對現實人生之熱情。在神祕主義與邏輯中之自由人的崇拜一文爲其論人生最好之一文。Whitehead 之所長到還在宇宙論，其 *Adventure of Ideal* 一書，我也曾從頭讀過，但毫無深刻之印象。不過他根據其宇宙論，而建立人生根本，是一創造之基本觀念，是可寶貴的。法國方面，柏格森之道德與宗教之兩原一書一變其早年著作之作風，文字由明朗暢達而變爲深細沉潛，內容亦是一種向深的道德宗教境界去探索的書。此書我亦未看完，但我知其甚有價值。至于在德國方面倭鏗之著作處處皆可表見其爲一正大篤實而虔誠之君子人。其著作大抵均是人生哲學書，文章中所透露之精神氣度甚好。其思想不算如何豐富，但非常純熟真切動人。我讀其書。覺精神皆有所興起。此外哈特曼之倫理學，允爲現代倫理學之大著。其根據實在論立場而主張價值世界潛存心外之說，我不同情。但其書第二冊論各種道德價值專取現象主義之描述法，却寫得非常親切有味，使人感發。其對道德價值之體驗豐富與深厚的程度，當世罕及。其次則斯伯朗格 Saranget 之

人生之形式，論種種人生之價值境界之差別與其交流互貫，以說明人格之形態，文化之類別以通于心理學與道德哲學及文化哲學，亦爲今之名著。其對道德價值本身體驗之豐富，不及哈氏，然其書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不似哈氏之專務描述自承最高之道德價值尚未發現。在德國現代哲人中我最讚許的還是凱薩林(Kierkegaard)。凱薩林我嘗以之爲現代歐美哲學界中第一聰明人。彼本以談文化哲學出名，然其談文化即談人類精神，其對人生之認識即由談文化之著作中已可見一斑。其談文化者自以哲學家旅行記爲最好，其論東西文化與人生觀念之不同，透關絕倫，世所希有。其專談人生者，如真理之回復(Recovery of Truth)創造的智慧(Creative Understanding)無不溢出西方傳統哲學範圍以外而通於東方之思想。其以哲學爲抉發意義之學，並以哲學當藝術化，哲學當自機械之理論系統中解放，皆獨具炯眼，不同流俗。其在創造的智慧之序文中，自謂其書著法是一種旋律式的寫法：即一章一章皆自具首尾，成一整體，而各章義蘊流貫，如許多旋律互相交響。我之此書各部之寫法，亦可謂受其提示。此外德國現代哲學家如Heidegger, Heidegger 我皆未讀其原著，但就所知，都有非常可誘發靈慧之處。1

以上略述我所喜愛西洋人生哲學及倫理學之著作。不過就整個西洋之人生哲學倫理學著述看來，總是表現向上新求，向前嚮往，向外追求捕捉之態度。西洋哲人仰視霄漢讚彼天光，企而望之，俯而承之，其欲超離凡俗以達靈境者，恆須先開除榛莽，用層層上升之思路，以開拓其心靈，提升其境界。故辨證法實爲昭示人生發展之歷程之必需工具。柏拉圖所謂辨證法使人打開靈魂之眼向上望，可謂一語道出西洋理想主義哲人一貫相仍的重視辨證法之秘。我之此書之若干部實即本一辨證精神以談人生。然我乃東方人，根本缺乏西方人上界下界互相對峙之原始意識。我們對西方人上界下界之先劃分而求合之態度可根本不採取。(關於此點可參考拙著中西哲學之比較研究正中版)辨證法唯可用于自下至上發展之歷程，此歷程一停，辨證法即用不上。故辨證法與永遠追求之人生態度爲緣。西洋人永遠追求之精神賴宗教上之天國信仰以平衡之止息之，然我乃中國人，無天國之信仰，則永遠追求之人生態

度終使人墜入空虛，必當先內有所止。先內有所止，則辨證法可用亦可不用也。

其次我將略述我所喜愛印度中國之人生哲學著作。東方人之精神形態永與西方人不同。西洋人總是在那兒有所祈求嚮往，有所追求與捕捉，其心靈太不安，大動盪，哲學家亦如是，故很少能達心安理得之境者。西哲人格之偉大處唯表現於其爲真理而犧牲之精神，努力向上求超拔其現實自我之態度。然其努力向上之動力恆是原始的盲目生命。這生命力強悍邁往，滾滾滔滔，繼續不懈，死而後已。故其一生，多可歌可泣，如巴氏卡，卡萊爾，菲希特，尼采，基爾卡，皆其人也。然彼等既缺中國哲人，自樂其道，自慊自足之心境，天機暢達，廓如太虛之胸襟；亦缺印度哲人閉藏內斂，淵默玄深之氣象；度已度人悲憫衆生之心腸；故我對西洋哲人之精神，景仰之心愛之而不能頂禮之膜拜之。雖柏拉圖黑格耳復生，我亦不能心悅誠服之，不願傾吾之生命精神與之。然吾於孔子釋迦以及若干中印哲人則願。

關於印度哲人之著，我所喜者爲佛學中空宗之經。空宗之經，滌蕩情見，使人意消，忘懷世務，心與天游。與讀西哲書之覺理網重重，攀緣無盡，情志激蕩，四顧彷徨，乃截然不同之二種境界。般若經浩瀚曼衍，說明一義，多置複文句，鋪陳名相，或展卷終日，而理之推進者至少，人或不耐。然此正所以止而息理智之攀緣，情志之動蕩，引入入其境界，而遊息其中。此外則華嚴一經，始于讚嘆十方諸佛，其唱圓音，使人如頓入於永生之域。其反覆論「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之義，妙諦無邊，誰有智者，而不頂禮。至於空宗之論，有宗諸經論及涅槃密嚴等，雖曾略事研習，然有志深造而未能。楞嚴圓覺二經，雖經考爲偽書，然我之哲學興趣多由之引起。其書之義理是非愧未能辨，然二書談理之層層深入，實我所喜愛。關於佛家思想，我雖願承受，與本書所陳無大關係，今不多述。

至於中國先哲之書，則中國人無不童而習之。中國哲學著述，自以論語爲第一。孔子溫良恭儉之氣象，仁民愛

物之胸懷，孔門師弟之間雍容肅穆一片太和之氣，無不可於此書見之。孔子極高明而道中庸，與柏拉圖之欲由庸凡以漸進于高明不同，孔子之言，皆不離日用尋常，即事言理，應答無方，下學上達，言近旨遠，隨讀者高低，而各得其所。然以其不直接標示一在上之心靈境界，故讀者亦可覺其言皆平凡，不及西哲之作，如引人拾級登山，勝境自開。然「泰山不如平地大」，「王陽明此言之真足千古。在平地者誰知平地大？唯曾登泰山者乃益知平地大。故必讀西哲印哲書，而後益知中國先哲之不可及，知其中庸中之高明也。若夫未能讀西哲印哲之書者，則讀孔子之言，必須去其我慢，體會涵泳，優柔厭飫，亦終亦可受其潛移默化，而神明自得也。」

孔子元氣渾然，一片天機，孟子則浩氣流行，剛健光輝。其所為言皆截斷衆流，壁立千仞，直心而發，絕無假借。其性善之義，仁義內在之說，發明孔子之微意，從此為中國人生哲學立下不拔之根基。人皆可以為堯舜，而人格之無上之尊嚴與高卓於焉建立。盡性即知天，而萬物皆備于我，上下與天地同流，微上微下，通內通外；西洋哲學中內界外界上界下界之分皆成戲論。性具四端，人皆有之，推擴充達，念念皆分內事，止于自己之內，而祈望嚮往無所歸宿之空虛之感，無自而生，天國之希慕無自而起。孟子之功偉矣。

孟子剛健光輝乾道也，荀子博厚篤實地道也。孟子高明，而荀子沉潛。孟子發強剛毅，荀子文理密察。孟子之言修養之方，透闢而未及精密，荀子則庶幾乎密矣。然荀子性惡之論，雖有心善之義以救之，而心性二元未見其可。荀子化性以起偽，欲長遷而不返其初，以合於道，而道則心之所對。蓋同西洋柏拉圖氏之以至善為靈魂企慕之境界之說，然與孔孟之道蓋微有殊。

儒者之言以外，道家之老莊游心太初，寄情妙道。其自現實超拔之心同於西洋理想主義者，而無彼企慕祈望之情。其足以滌蕩情見之效與佛同，而無彼永超生死苦海之悲願。然循老莊之道，高者可以喪我忘形，返於大通，游於天地之一氣；低亦可致虛守靜，少私寡欲，渣滓日去，清光日來。

先秦儒道二家，我所深喜。至於墨法二家，則覺其特論殊淺。兩漢魏晉隋唐，代有哲人。唯僧肇王弼我深心佩服。宋明諸子，大抵均天挺人豪，真有所自得。明道濂溪，最所心折。明代陽明，簡易真切，良知之教，獨步千祀。陽明弟子，龍溪近溪，作用見性，當下即是，機鋒畢露，未易承當。然江右學派羅念庵蔣雙江之倫以及明末高攀龍劉蕺山等，則皆能歸寂通感，攝末歸本。船山大氣磅礴，與化同流，然其才情太富，或汗漫無歸。要皆曠代奇才，世所希有。

至於由明末以至今日，亦江山代有才人出，今不及述。

以上略述我所喜讀東西人生哲學之著述，任筆所之，目的唯在表我景仰企慕之情，略述我對彼等精神氣象及著作方式之直接感應，以介紹之於真求了解人生真諦者之前。我常感古之聖哲，以其天縱之慧，抉發人生價值，示人正路，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吾等生於千祀之後，誦其詩讀其書，能不懷想其爲人？遙念先哲，環顧羣生，未嘗不想有以自奮。然儒佛之道微遠難測。自願行證未及，雖欲發其潛德幽光，亦曰未言而囁嚅。當今之世，唯物功利之見方橫塞人心，即西方理想主義已被視爲迂遠，更何論爲聖爲賢成佛作祖之教。故化世之言，唯有方便巧立，以嚴密論證破迷祛執之事，亦不可不先有。私心想望，實在於此。至於此書所陳，不過略示端緒，要在以西方理想主義之精神融於日常生活之體驗，而以世俗之名言表達之，儒佛之教則爲其背景隱而不發。然讀者誠能虛心涵泳，亦可循茲以上通大哲之心。我但願使此書，爲讀諸大哲之書者之一粗淺導言，至融會百家以開拓萬古之心胸，則敬俟來哲。

本文選錄自《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三十二卷第六期，頁一〇一—一〇六。原刊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三十二卷第六期，頁一〇一—一〇六。